

你好，界碑

■顾丁丁 徐 鹏 逯瑞峰

母子平安。产房门打开，张攀的母亲擦着眼泪拿出手机，给虚弱的何秋霞看。屏幕上是一张攀发来的一条道歉信息……

儿子宇喆2岁多时，在一次视频中，拿出自己的一张画给爸爸看。虽然笔触稚嫩，但张攀看得出画上是身着军装的军人在执勤，身后是茫茫草原和边境线上矗立的界碑。那一刻，张攀对着镜头没说一句话，默默地扭过头去。细心的妻子感受到张攀的心绪，赶忙说道：“宇喆乖，爸爸有工作要忙了。”视频通话便匆匆挂断。

2019年冬，一家人终于在边关团聚，并一起参加了执勤任务。巡逻车轧着冰雪前行，妻子何秋霞第一次见到冬季的边关，看着广袤壮阔的银白大地，眼中满是震撼。宇喆更是眨着大眼睛盯着奔跑跳跃的黄羊，高兴得手舞足蹈。让宇喆最难忘的，是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其他叔叔一起向界碑敬礼。

回想起那次欢聚，张攀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今年春节巡逻前，妻子在电话中再三叮嘱张攀：“我和宇喆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替我们娘儿俩向界碑拜年，也把祝福送给你和你一起戎边的战友！”为了圆满完成嫂子布置的任务，年轻的战友扛上摄像机，准备记录下大家给界碑拜年的画面。

到达1020号界碑，执勤组先架好了摄像机。张攀举手向界碑敬礼的那一刻，心里也在向家人致敬：“秋霞、宇喆，今天是除夕，我在此守卫界碑，同样是守卫咱们的小家！你们的祝福，我带到了。春节快乐！”

二

旭日东升，雪后初晴。边防七连营区，朔风呼啸中传出军营广播的喜庆音乐。

除夕清晨，指导员王佳琳发出“给界碑拜年”的命令。四级军士长高辉整理好执勤装具，把一副对联收进挎包，向留守的战友挥挥手：“给大家拜个早年，这次的界碑‘拜年’，我们几个就替大伙儿去啦。”

高辉口中的“拜年”，事实上是连队管段内全线巡逻，地势复杂、丘壑险峻，有10余座界碑立在覆雪山巅，巡逻车开到一半就无法前行，只能徒步向前。除

一跃而起，目光坚定地奔向队列。

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最难忘的不是半夜从热被窝里起来站岗，也不是挨班长的批评，而是一次单杠没上去、一次长跑没跟上或者一件小事没做好。每当这时，不轻易流出来的眼泪会被硬硬地含在眼眶里，不动声色地咬紧牙再练下去，直到有一天比其他战友都出色。

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最快乐的就是得到班长的一次表扬，还有与家人的一次通电话。班长的表扬字正腔圆、阳刚有力，让人热血沸腾。与家人的通话，则让我心底宁静温馨，浮躁顿消。于是，受到表扬之后，自然就想着要对得起这表扬，就拼命想干得更好，练得更好，期盼着什么时候还能得到班长的下一个表扬。而每次放下电话没多久，同样也想着怎样寻找机会给家里打下一个电话，即使要在寒风中排队长、久久地等候。

我出生在四川省富顺县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里有不少责任田，很需要人手，可是年迈的父母每次给我来信总是说：“今年过年，回不来就不用回了，听组织的安排。当兵了，就要当好兵，把自己的事干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不要惦记家里，我们都很好……”当我多次邀请父母来部队一起过年时，他们总是以家里忙为由婉拒。我知道，他们是怕给部队添麻烦，怕影响我的工作。

有一年春节回家探亲，在我要归队时，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话：“孩子，你每次回家都像住店一样啊，匆匆忙忙，不能久留。”我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泪花。我能体会到她想留我在家乡住几天、又怕儿女情长会耽误部队工作的矛盾心情。

此刻，浓浓的年味飘溢在军营的每个角落，这里同样是我温馨的港湾。在晨光晚霞中摸爬滚打，为了迷彩梦想坚守异乡，把思念深深埋藏，欢庆的喜悦不会间断，心里的那份踏实不会间断。因为我早已把所有思念都写在战位上。

一瓣心香

国防纪事

这是一条普通的边境巡逻路，曲折、蜿蜒，积雪压满路面，两条深深的车辙无声地没人远方。

春节来临，举国欢庆的时刻，行进在这条寂静的巡逻路上，边防官兵充满着警惕。他们巡逻的终点，是肃立于不同方位的界碑。那里杳无人烟、远离喧嚣，界碑却从不孤单，总有一茬茬戎边将士用热血与青春守护它们，陪伴它们。

对边防官兵来说，无论军龄长短，守卫界碑都是神圣而光荣的。他们同界碑一起，为祖国的壮美山河守岁，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一

一辆巡逻车在边境线上稳稳行驶，皑皑白雪中的巍巍边关一片安宁。

过年是边防军人思念疯长的时节，但他们必须放飞思念、打包孤寂，陪伴徘徊刻着国徽的界碑一起过年。边防二连四级军士长张攀再次受领执勤任务，同战友一起踏上巡逻路。此次，他还要完成家人交代的一项甜蜜任务。

点火、挂挡、起步、刹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张攀重复了15年，是单位公认的驾驶能手。翻开记忆的碎片，他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边防的那个冬天，干燥的气候、极低的气温都曾让他水土不服。短暂的低落过后，他决心在这里点燃自己的青春之火。刻苦钻研书籍，提升驾驶技能，休息日里练体能、练投弹、练据枪……在平凡的岗位上，张攀靠努力与汗水迸发出光芒。

2015年4月，妻子何秋霞临产。偏偏不巧，那几天边境线上大雪纷飞，回城道路封堵，张攀心中万分焦急却无能为力，只能在妻子进产房的前一刻，在电话中给她鼓励。

那一天，妻子在产房经历漫长煎熬，张攀默默伫立在哨楼里，不换班，不下岗，只是紧紧握住手中的钢枪。哨长张振宜知悉内情，什么也没说，陪着他站了5个小时。

把思念写在战位上

■张广超

当过兵的人，对过年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这记忆来自家乡站台的告别，来自身上散发着浓浓樟脑味的新军装，来自除夕的紧急集合。尤其是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会让一个个毛手毛脚的男孩或者原本爱哭的女孩，变成真正的战士。

参军离开家乡20年了，家在我的脑海中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每逢春节临近，对家的思念就愈加浓烈，想看看缤纷绚丽的彩灯，更想吃上母亲精心制作的腊肉……

还记得我刚入伍的那年春节，夜很长，是偷偷想家的时候，想父母的叮咛，想家乡的小河，也想同桌灿烂的笑容。会有一滴泪悄悄滑落在捂紧的被窝里，没有人听见，也绝不会让人看见。第二天起床哨音响过，我依然会

夕当天，要把每一座界碑都巡到，难度可想而知。

能参加此次巡逻的，个个“来头不小”：1名“红旗车驾驶员”，1名“军事训练标兵”，3名“‘四有’优秀士兵”，唯独秦鹏是作为连队义务兵代表，才拿到这张“车票”。

一路上，官兵沿着边境铁丝网走走停停，不时拽下挂在上方的零星枯草。指导员王佳琳边走边介绍：“每到冬天，铁丝网上都会挂满密密麻麻的‘风滚草’，平均20天就要清理一次。上周刚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清理干净，算是年前的一次大扫除。”

黄昏时分，距离1052号界碑还有1.7公里的山路，执勤官兵的面罩早已挂满霜晶，防寒靴也灌满了雪。戎边13年、第7次陪界碑过年的高辉为了给大家鼓劲，不时分享着巡逻路上难忘的片段：“2014年冬天，我们巡逻时遭遇‘白毛风’，迷失方向，面临生命危险。当时连长咬牙带我们往山顶爬，幸运地找到了1052号界碑。我们向连队汇报位置后，就抱成一团守在界碑旁，最终等来了连队救援。1052号界碑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是我心中的老班长……”

一个多小时后，巡逻队伍跋涉到界碑前。高辉小心翼翼地拨开界碑上的积雪，用干布擦拭后，在战友的帮助下展开对联：“老班长，过年了，写副对联送给你，上联是‘你坚守我也坚守’，下联是‘国安家才平安’。”

“有横批吗？”上等兵秦鹏忙问。

“横批是：永远不走。”这一天，是19岁的秦鹏第一次走这条巡逻路，也是他第一次抚摸界碑：“我终于见到界碑了！”与界碑深情对视，被冻得通红的脸庞绽放灿烂的笑容。“爸爸妈妈，春节快乐！”秦鹏在界碑前给家人送上祝福的同时，在心底也许下坚守边关的誓言。

除夕巡逻给界碑拜年，王佳琳说这是一项传统：“一来是边防军人职责所系，逢节未敢忘忧国；二来让年轻的战士在新春体会使命所在，感受到祖国守岁的自豪感，也能适度疏解思乡之情。”

边关的年味里，每个戎边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虽然滋味各不相同，但对岗位的坚守和献身国防的坚定是同频共振的。和界碑一起过年，大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军装的分量。你看，边境线上那

一串串雪地足迹和一条条车辙，就是每一名戍边军人忠诚的印记。

三

除夕夜，气温降至-30℃。边防五连执勤组计划在1062号界碑处潜伏观察。距离目标位置还有1.5公里，连长曹新星果断下令停车关灯，所有人徒步前进，“灯光、车声很容易暴露目标，必须谨慎。”

界碑前，静悄悄，风势略有减缓，曹新星下达命令：“迅速分散潜伏，保持警惕，有情况立即报告！”眨眼工夫，众人便没人雪夜。

边境铁丝网绵延无尽，界碑反射清冷微光。上等兵王振高跟随连长曹新星、四级军士长何涛一组，潜伏在雪坑里。寒冷瞬间从身下袭来，不到10分钟，王振高就感觉棉衣已被冻透，身旁的两个“雪雕”却纹丝不动，警惕地观察四周。

寒风、雪粒、黑夜，时刻考验着大家的意志。王振高侧着脸放缓呼吸节奏，很快，面罩上已结成一层硬硬的冰甲。冷风如钢钉般从每一处缝隙钻入，扎在僵冷的皮肤上——对一名初次执勤的上等兵来说，这种意味着实考验人。王振高搓了搓脸颊，咬紧牙关，继续透过夜视仪向前观察。

半小时后，王振高的呼吸变得急促，微微抬了抬有些麻木的半边身子。不远处默默矗立的界碑，给予他继续坚持的无穷力量。

突然，连长曹新星低声提醒：“有情况！”大家立即屏住呼吸，扫视四方。

“是只马鹿，继续观察。”曹新星通过夜视仪确认后，解除警报，“年关风雪夜，正是边境违法分子想要借机钻空的时候……”

指针走过大年初一零时，没有钟声爆竹，边关依旧寂静。这时，一个“雪雕”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何涛缓缓举手向界碑敬礼，没有声音，只有口型：“春节快乐。”

漫漫边关，戎边军人用自己的方式，把年过得别具一格。守卫界碑，每年都有新面孔闪亮登场，每年都有警惕的目光射向远方。那是于寂寥中孕育幸福、于艰辛中发现甜蜜、于坚守中获得满足的奋斗的青春。

边关年味（外一首）

■仇士鹏

写福字 折红纸 写对联
驰骋沙场的人在纸上纵横捭阖
包饺子 挂灯笼 刷新漆
潮声里有乡音呢喃 炊烟袅袅

家里寄来了年货 满满当当
缝隙间填充着母亲遗留下的笑容
它并不增长运费
只会将爱保鲜
精挑细选与左右为难是空气袋
让牵挂完好无损地跨越了山河

把根落在军营
就有另一个家
用篮球赛与篝火晚会升温仪式感
灯火阑珊后 把心愿刻在冰雕上
它将载着年味 驶过星河
驶入春暖花开梦境
在明年返航

给界碑描红

想蘸满腔热血 却蘸到了泪腺
宝剑出鞘般 抽出毛笔
把宣誓和敬礼 端正恭谨地
忝列于界碑的坚硬与苍劲中
不允许一点旁逸斜出与损耗
这是他第一次给界碑描红
方正的字体中吞吐山河烂漫
一笔笔都是长风浩荡马嘶鸣
这是他用尽青春磨砺出的书法
用老兵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笔杆
把精神的图腾勾勒在梦的天涯
描摹成高山 和骄傲的里程碑
抚摸着碑石上的斑驳纹理
像是封存石头中的红旗
鲜艳 所有长眠的人都能看见
钢铁般的生命 泛出不朽的火光

飞得更高

——致敬“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王海

■马未歌

您的生命
在95岁定格
可勇敢无畏的精神
分明还在神州大地升腾
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的战绩
已化作您驾驶的那架战鹰上
20颗闪亮的星星
成为战士们的巡航坐标

我们的眼前
浮现出年轻的您在朝阳下
迎着西风勇猛俯冲的身影
我们的耳畔
又响起您“老子不怕死”的吼声
空中的一把尖刀
敢于面对面地拼杀见红
疆土的一叶坚盾

由特有的不屈意志铸成

看啊 如今山河已无恙
我们更应警惕
远方敌人的霍霍磨刀声
更应记住
您充满无限期待的眼睛
看啊 灿烂阳光下
一队队战鹰在飞翔
背负着前辈嘱托和人民期望
在生长英雄的天空
飞得更高

短笛新韵

世相一笔

每当春天快要来临时，我总会想起瞄准镜下雪白的大冰坨子。

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部队服役。那天我乘车要去的地方，是试射导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小单位——光测点。导弹射出以后，这个点的战士借助电影经纬仪，用肉眼直接跟踪观察导弹的运行轨迹和飞行姿态的变化，取得数据。

2月的戈壁滩，一蓬蓬骆驼刺显得瑟瑟颤抖。汽车飞驰了足有2个小时，地平线上隐约浮现两个半球状拱顶。那是光测仪器塔，上面的战士正全神贯注地转动塔盖下的电影经纬仪，对着辽阔的天空练瞄准。

我们在塔下停车，一个长着新月形眼睛的小伙子迎接我们。他是指导员，笑眯眯地说：“你们真会赶火候，我们训练正在热乎头上。”

我望着空荡荡的天地，不解地问：“没有导弹目标，训练跟踪什么呢？”

“跟踪它！”指导员指指我的头顶。我仰脸一看，一只苍黑的老鹰在高空盘旋。

“这是很难得的训练器材。”指导员笑得很开心，“我们这里兔子不拉屎，野鸽不做窝，连沙老鼠也不屑在这儿打洞，老鹰是不常光临的。走，上塔看看吧。”

指导员领我从仪器塔外的铁梯爬到塔顶。有两个战士正在把眼贴在瞄准镜上观察，根本没听到我们的动静。指导员拍拍一个战士的肩头说：“一班长，休息会儿。”

一班长慢慢离开座位。他脸色黧黑，一个劲地眨动眼睛。指导员说这是眼晕，在瞄准镜上跟踪观察时间长了，眼睛格外疲劳，好一阵看不见东西。

我惴惴地把眼贴上瞄准镜，眼前立刻出现一片淡蓝色的苍穹，比肉眼直接看到的天空近多了，似乎伸手就能摸到。色调也更明亮、更柔和、更洁净，像平静的大海。

“看见了吗？”指导员在我身边问。我这才想起他是请我跟踪观察老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海”的边沿有个黑点滑动，一闪就不见了。“老鹰飞走了。”我说着离开了座位。

在场的人几乎都笑了。只有一班长没有笑，他赶忙又贴上瞄准镜，摇动手轮。我顺物镜转动的方向望去，见那只老鹰仍在半空盘旋。

指导员告诉我，操作手必须配合协调好，才能跟踪上目标。“不下苦功夫不行。”他说着指了指瞄准镜下面。

那里坠着一大块雪白的冰坨子。操作手的一口口热气呼到上面，立刻凝成水珠，又结成冰溜。冰坨子就是这样一点点冻成的。

“每年冬天，我们两个光测班能收获4个好看的冰坨子呢。”看见我惊讶的样子，指导员那新月形的眼有点调皮地笑起来。

训练结束，天也黑下来。我独自到外面溜达，顿时陷入无边的黑暗中。没有风，听不到砂砾的滚动，静得让人发冷。

我返身回到营区，灯影里，营房周围耸立着一排排白杨，抱拢着枝干，直刺夜空。走过杨树林，发现菜园内还栽种着几十棵杏树。可以想见，到4月风暖时节，一夜间爆开一片粉红的杏花，吹绿几十畦幼嫩的菜苗，将给荒凉的戈壁添染多少春色啊！

一股凉气扫过，可能要起风了。随之似乎有一丝音响，萦绕耳畔。细听，方知是笛音。估计战士们在这2月的荒漠之夜，想念故乡的春天了。

我顺笛声摸到一分队宿舍的一间屋子，推开门，一股热气呼地扑来。屋

战士的心海

■刘忠全

里坐满了人，吹笛子的正是下午在仪器塔上操作的一班长。“你们想老家的春天了吧？”我笑问。

没人吭声。一班长放下笛子，塌陷的脸颊抽动了一下，像是在微笑：“在这个大沙窝里，说不想家，那是撒谎。可不一定都想老家的春天……”

一班长的老家在微山湖畔。刚入伍时他听说，以前许多老兵常常用晒干的骆驼刺磨成粉末，掺在面粉里充饥。饥饿的祖国是勒紧裤腰带把导弹竖起来的呀！这让他想到鱼米之乡的老家曾经经历的苦难。一班长说，他每次坐在瞄准镜前，会突然想起这些事，不禁暗暗叮嘱自己：不能丢掉导弹目标，不能！”

大家争着谈下去，我已经听不清他们的话了。屋里的热度越来越高，我只觉得耳畔仿佛滚动着燃烧的热浪。故乡，故乡，戈壁战士想念你，不是迷恋你春光般的温暖，而是想起你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故乡啊，正是为了你美丽的面容永远微笑，战士们甘心栉风沐雨、卧荆尝沙，送一枚枚导弹腾空而去。

第二天，风小了点，天气晴朗，但呼出的气还是立刻就变成浓浓的白雾。指导员领来一个面庞白皙的年轻人，说是中队长，昨天去领受任务，今天起大早赶了回来。

“今天是个难得的训练日，不能浪费。”中队长说话开门见山。

“难得？没有老鹰，跟踪什么？”我问。

“跟踪它！”中队长指指远空。

我看见，远处沙浪里，一个战士正顶着寒风向前跑动。他身后，一只风筝飞了起来。

“跟踪风筝？”我有点好奇。

中队长认真地解释：“有老鹰的时候是少的，我们盼望的是风天。只要有风，我们就能放风筝开始训练了。”这时，仪器塔上大型电影经纬仪转动起来。操作手各就各位，衣角被风掀动着。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瞄准镜下雪白的大冰坨子。“这风能冻坏人的。”我脱口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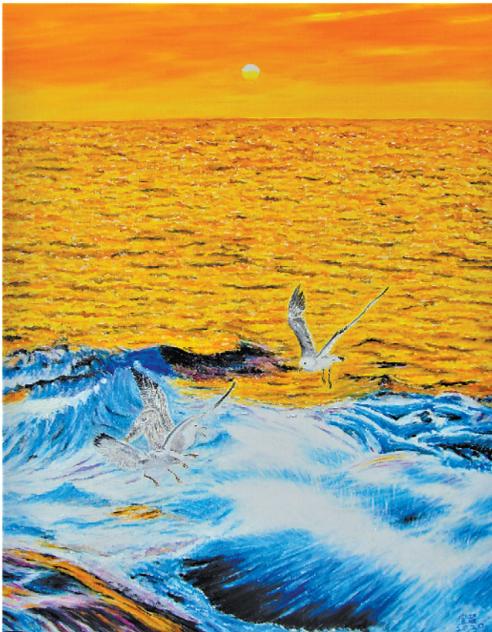
“不抓紧时间训练，牺牲更大。”中队长回我一句，那白皙的面庞泛起红潮，不知是寒风吹的，还是因为激动。

“上去看看吗？”中队长指着仪器塔问我。

“看过了。像看到了平静的海。”我说。

“沙漠也像海，是贫瘠的沙海。我们的战士就是吃沙子长大的。”中队长动情地说。

“还有一个海，是战士富饶的心海。”指导员补充说，“那里有不尽的热能。”他那双新月形的好看的眼，又调皮似的笑起来。



曙光（油画）

徐宜超作